

三  
家  
詩  
遺  
說  
考

三家詩遺說攷卷第五

五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頌一

周頌

清廟

惟天之命

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

文選廿三歌  
陽堅石詩注

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云維念也此順毛詩之文毛詩維字三家皆作惟

烈文

無封靡于爾邦

喬樅謹案毛傳訓封爲大訓靡爲累白虎通誅  
伐篇引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  
追誅大罪也以封靡爲大罪亦與毛傳大累義  
同攷曹植魏德論云愴彼蠻夏蠢爾弗恭措我  
蕭斧簡武鍊鋒足陳而天迴振耀乎南邦荆人  
封靡交益影從封靡二字正用烈文詩語陳思  
王習韓詩者其讀封靡爲披靡之靡與毛魯訓  
義異

天作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後漢書朱輔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謡咏以爲符驗

西南夷傳

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言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

後漢書西夷傳注

喬樅謹案詩攷據沈括筆談引後漢書朱浮傳作彼岨者岐盧氏文弨云此括之誤也朱子集傳遂以岐山爲險僻其實韓詩自作徂字訓爲往也所云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自爲有夷之行

發義王氏謂集傳彼祖者岐從韓詩非也乃沿  
沈氏之誤耳臧鏞堂云朱浮乃朱輔之誤據外  
傳三明云岐有夷之行足證沈說之非宋綿初  
云詩以彼祖者爲句岐有夷之行爲句鄭箋云  
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是  
鄭亦與韓詩合非讀彼祖者岐爲句也

〔韓詩外傳三傳曰昔者舜旣益無膾而下不以餘獲  
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盥衣而盥  
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  
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聖人寡爲故用物

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喬樅謹案盥衣而盥領趙懷玉校語云晏子春秋諫下篇古者嘗有紲衣盥領而王天下者尙書大傳略說古人冒而匱領今此盥字疑當作盞音周盞有曲義又疑是盞字與戠同竝與匱句義相同毛本外傳作盥則更譌矣

我將

補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

大戴禮注

商機謹案蔡邕獨斷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是三家詩序皆與毛氏同韓詩說云云卽釋我將之詩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韓詩外傳三昔者周文王之時在國八年夏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此罰

我也今又專與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  
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  
秩皮草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  
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何而疾  
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莅  
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踐妖也詩曰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

又曰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庭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  
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謂而生於此伊尹曰  
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奈

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卽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徂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第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韓詩外傳八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呂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

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帑者詳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喬樅謹案以其輦服其道服字疑譌趙懷玉曰晉語云遇大車當道而覆此服字當作覆

時過

實右序有周薄言振之莫不震聳

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

後漢書李固傳注

喬樅謹案文選七楊雄甘泉賦注及三十五張協七命注引韓詩振奮也作薛君章句又毛傳訓疊爲懼蓋以疊爲懼之假借薛君云疊應也義與毛異文選吳都賦鉦鼓疊山劉注云疊振疊也此疊字當亦訓應謂鉦鼓之聲山谷響應也左思語卽本韓詩訓義

韓詩外傳八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

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俸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范昭已飲晏子曰撤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吾爲子舞之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臣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

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喬樅謹案薄言振之舊譌作震非是今據後漢書注引薛君傳校正又范昭已飲四字舊脫據新序雜事一補入趙懷玉校本云晏子曰微去樽舊曰上衍對寧今刪吾爲子舞之舊本譌脫止作願舞今依新序改正晏子春秋同是欲試吾君臣樽脫臣字亦依兩書增之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韓詩曰天子奉玉升柴

三禮義宗

喬樅謹案毛詩序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蔡邑獨斷亦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也韓詩蓋與毛魯說同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外傳三王者之論德也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憚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形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又曰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義性爲已至

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  
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脩  
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智慮多當未  
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已者是  
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別黑白應  
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因化之功若  
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  
周式序在位

又曰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羣  
黃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

之卑不謀尊疎不問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黃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之翟黃悖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爲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卽拔無守之者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博吾進趙蒼唐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曰子之言克於

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黃  
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  
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  
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爲相  
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鐘什一  
在內九在外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  
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  
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  
對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外傳八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執競

執競武王

韓詩曰執刑也

釋文○北堂書鈔八十九

而橫譏案執競毛公無訓箋云競強也能持強  
道者雖有武王也與韓詩義異馬瑞辰曰說文  
執捕罪人也義與服近又執情慤古通用史記  
項羽本紀諸將皆懼服漢書作誓服陳咸傳作  
執服朱博傳作摯服是其證韓詩訓執爲服者  
蓋以執競爲能執服彊禦猶朱博云執服豪強  
也說文倞強也廣雅倞強也凡詩言執競無競

又呂叔玉引詩作執旛首惊字之假借若就之本義則說文自訓彊語耳

鐘鼓錞錞

補音魏文帝誄鐘鼓錞錞

三國魏志文帝紀注

喬樅謹案錞錞毛詩作喤喤曹子建據韓詩故文與毛詩異漢書禮樂志及應劭風俗通引詩並作鐘鼓錞錞是三家今文同毛詩喤字乃古文之假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韓詩外傳三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

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聚斂以招穀積財以肥敵危身亡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節奏齊於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刑平乎下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韓詩外傳五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羣也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

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曰善生養人者故人尊之善  
辯治人者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  
人者故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  
下去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  
道亡則國亡夫省工商衆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  
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  
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  
官賢以之爲三公以之爲諸侯次則爲大夫是所以  
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珊瑚刻鏤皆有等  
差是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

能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  
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道得則澤  
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  
公則上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  
見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  
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喬樅謹案賓之初筵詩威儀反反釋文引韓詩  
作販販音蒲板反善貌則此頌威儀反反文義  
當與彼同據釋文載沈音符板反正販字之音  
讀也傳云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旨之貌順習

卽善貌也潛夫論正列篇引詩作板板此魯詩之異文板板蓋卽昄昄假借字趙懷玉外傳校本云是所以顯設之也至皆有等差共二十五字舊本脫佚今據荀子君道篇補之又善生養人者本多譏作善養生者今亦依荀子文增改

思文

貽我嘉藜

韓詩曰貽我嘉藜○薛君曰藜大麥也

文選四十八班固典引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貽我來牟劉向引詩作貽我釐牟文並與韓氏異王氏念孫曰韓詩貽我嘉

藜嘉當爲喜字之誤來釐喜古聲相近故毛詩  
作來劉向傳作釐韓詩作喜猶僖公之爲釐公  
祝禧之爲祝釐也王說是也推其致誤之由緣  
後人不明文字通假之義以生民詩有誕降嘉  
種語遂臆改韓詩喜藜爲嘉藜耳馬瑞辰曰方  
言陳楚之間凡人嘗乳而雙產謂之釐孳廣雅  
釐孳孳也雙孳二也釐孳亦作孌孖玉篇孌孖  
雙生也來半一麥二峯正與釐之爲雙產者聲  
近而義同又來與不二字同部一麥二峯謂之  
來猶一稃二米謂之稃也

無此疆爾介

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

文選魏都賦注

案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蓋從韓詩

喬樞謹案毛詩釋文介音界大也段氏玉裁曰  
按箋以女今之經界釋經爾字以大有天下釋  
經介字淺人遂以箋之經界易經文介字唐石  
經初刻界後改介是也胡承珙曰段謂經文界  
當本作介可也必以介字訓大則是經言無此  
封竟於汝之大殊不成文義釋文因經字作介  
毛傳介多訓大故以大訓之未必得傳意也箋

不云介當爲界者說文介畫也與境界也音義皆同故但於箋中易字說之更不必破經字耳胡說良是箋以經界釋經介字卽據韓義申毛也

臣工

嗟嗟保介

韓詩外傳三楚昭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昭王曰此古者聖王之制祭不過望灘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瘳孔子聞之曰楚昭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

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喬樅謹案昭王舊皆作莊王此字之誤也昭王事見左氏哀公六年傳說苑君道篇家語正論解並作昭王不誤今據以改正古者聖王之制各本均脫制字通津艸堂本則脫去之字案當作聖王之制爲是今爲補之

噫嘻

帥時農夫播厥百穀

韓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薛君曰穀類非一故

言百也

文選東都賦注

振鷺

于飛于彼西雍

薛君章句曰鷺絜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絜白之人也

後漢書邊讓傳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離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離

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與韓詩訓義亦同胡承珙曰辟雍本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環爲名故辟雍又謂之澤宮其云鷺白鳥者卽謂靈臺之白鳥薛君曰西雍文王之雍也案鄭君注禮謂殷

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樂記疏引  
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然則文王辟  
雍自當在西郊詩箋云白鳥集于西離之澤蓋  
亦以爲文王之雍也

在此無惡在彼無射

韓詩曰射厭也

後漢書曹昭傳注

喬樅謹案射毛詩作敎三家今文皆作射

豐年

萬億及秭

韓詩曰陳毅曰秭也

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詁云秭數也毛傳釋萬億及  
秭云數億至萬曰秭則秭是大數之名韓詩云  
陳毅曰秭者陳毅猶言積穀也廣雅釋詁一秭  
積也正本韓詩訓義魏風伐檀傳云種之曰稼  
歛之曰穡方言云嗇積也穡字從畱取積之義  
頌言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是形容豐年黍稌之  
多故云陳毅曰秭謂積穀入之數也

蒸畀祖妣以治百禮

詩外傳五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  
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治百禮百禮治則百意

遂百惡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  
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甯如是而天  
道得矣

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韓詩外傳三傳曰太平之時無瘡痏跛眇庭塞侏儒  
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  
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  
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糴之餘民  
也

鴻

鴻有多魚

薛君韓詩章句曰鴻魚池也

釋文○又文選長笛賦注

喬樅謹案鴻毛詩作潛爾雅檉謂之鴻郭注曰  
作檉者積柴水中魚得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  
邢昺疏云小爾雅曰魚之所息謂之檉檉檉也  
積柴水中魚舍也詩周頌檉有多魚是也潛鴻  
古今字禹貢沱潛既道史記作沱鴻索隱云鴻  
亦作潛是其証也

韓詩遺說攷卷第五

五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頌二

周頌

雖

韓詩內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三禮義宗

○通典四十九  
○禮書七十一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引此條本無附著盧文弨曰案當在雖篇今從之據蔡邕獨斷云雍禘太祖之所歌也知三家詩說亦與毛敘同

載見

筆草有鵠

〔韓詩內傳曰鵠鵠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

大戴禮  
盧辨注

三十

〔章詩曰孔子渡江見之異衆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鵠兮鵠兮逆毛哀兮一身九尾長兮鵠鵠也

廣韻十三末○史記  
司馬相如列傳正義

喬樅詳案毛詩筆草有鵠箋云鵠金飾貌釋文云本亦作鎔疑毛詩本作鎔字故箋訓爲金飾說文引詩又作璫玉篇同蓋齊詩之異文韓詩

以鵠爲鵠鵠謂彎首飾爲鵠形爾雅鵠麋鵠卽釋此詩鵠字然則魯詩文當與韓同

武

勝殷遇劉耆定爾功

韓詩外傳三武王伐紂既反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間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鉾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

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觀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坐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執爵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勝殷過劉耆定爾功言伐紂而殷亡武也

案武上疑有脫字

喬樅謹案耆定爾功毛傳云耆致也鄭箋云耆老也釋文云耆毛音指鄭巨移反韓詩音同鄭句云惡也馬瑞辰曰耆者底之假借故傳訓爲

致爾雅釋言底致也郭注云見詩傳者卽指此  
詩毛傳也書乃言底可續史記夏本紀作汝言  
致可續禹貢覃懷底續夏本紀作覃懷致功是  
其證也至韓詩耆惡也當爲皇矣詩上帝耆之  
章句釋文誤入此章若云惡定其功則不詞矣  
馬說是也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

**補**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襄者遭家不造○季  
賢注詩周頌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憄憄在疚

韓詩曰憄憄在疚凡人喪曰疚

文選寡婦賦注

案文選注引韓詩憄憄余在疚余衍文也王海無

余字

喬樅謹案毛詩嬾嬾在疚釋文云嬾崔本作斂

疚本又作穴說文嬾字注傅詩嬾嬾在疚穴字

注又引詩斂斂在穴漢書匡衡傳引詩亦作斂

斂是齊詩文作斂毛詩文作嬾皆與韓詩字異

杕杜詩獨行貞貞釋文云貞本又作斂正月詩

哀此憄獨釋文云憄本又作斂古从収从營从

旬之字皆以音近通用

敬之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韓詩外傳三〕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又曰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

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又外傳八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

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剖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曰夫子路下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遂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輶車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賈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

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袁公嘵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又曰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補東觀記明帝詔曰詩云日就月示我顯德行

後漢

李賢注引

晉書祖榮傳

喬樸謹案後漢書桓榮傳載太子報桓榮書曰  
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  
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注引韓詩外傳  
孔子行見臯魚哭事爲證亦足爲明帝習韓詩  
之左驗也

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韓詩外傳三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  
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  
寡人不仁齊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  
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

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甯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喬樅謹案弗毛詩作佛傳云大也箋云輔也與韓文異李黼平曰說文弗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遼汝弼毛益讀佛爲弗曾釗曰凡从弗之字卽有彌違之意如矯弓之戾以使正爲聾矯人之非以合宜爲弗其字皆从弗弗从大从弗言

大矯之而縱謂韓詩作弗說文云弗矯也矯亦

輔弼之義又說文弼輔也重文作輔孟子法家  
拂上趙注云謂輔拂之士廣雅拂輔也管子四  
稱云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皆假拂爲弼字鄭君

### 蓋用韓義

小憇

予其憇而

韓詩內傳曰憇苦也。

列子釋文下  
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鄭箋云憇艾也本史記推已憇  
艾憇彼家難語蓋用魯訓申毛韓詩以憇爲苦

義亦與艾相近胡承珙曰段氏詩小學云疏於而字絕句各本皆云小毖一章八句案釋文亦以慄而作音是陸孔章句正同唐石經於毖下旁添彼字或當時別有本作毖彼後患鄭覃等因據以旁注馬瑞辰曰段胡言陸孔皆讀予其慄而爲句其論甚確唐石經於毖旁增彼字以助句亦於文義爲順孔疏云慎彼在後恐更有患或卽順經文毖彼後患言之耳喬樸謂唐惟韓詩尙存鄭覃等所據殆本於韓詩歟

百求辛赦

韓詩曰赦事也

文釋

喬樅謹案毛詩辛赦作辛蟄箋云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蟄之害耳韓詩訓赦爲事與鄭箋義異馬瑞辰曰按說文赦訓置不得訓事赦卽蟄字消其半耳訓事者蓋以蟄爲赦之同音假借爾雅釋詁赦勞也事勤也勤勞同義故赦可訓勞即可訓事說文赦誠也一曰甫地曰赦按甫地卽春有以傳耕之傳亦通作事則辛蟄猶言辛勤辛苦耳毛詩作蟄者同音假借字也

翻飛惟鳥

薛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貌

文選廿一謝瞻  
張子房詩注

喬樅謹案翻毛詩作𢙴箋云猶鶩之翻飛爲大

鳥也卽用韓詩申毛

載芟

民民其庶

韓詩曰民衆貌

釋文

喬樅謹案民民其庶毛詩作綿綿其庶傳云庶  
芸也正義引王肅云芸者其衆絲絲然不絕也  
王肅卽用韓義述毛民絲雙聲通用小雅綿蠻  
黃鳥禮記引作緝蠻是其驗已

良耜

白室盈止

韓詩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

北堂書鈔二十七

以祓祓蓼

補玉篇蓐部蓐拔田草也詩云以薅荼蓼或作祓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薅擣文艸部云祓除田草也重文薅云同上出說文据籀文作祓則知祓字乃毛氏古文作祓者三家今文也爾雅釋草注引詩云以祓祓蓼正用三家今文

絲衣

戴弁類頽

補玉篇頁部詩云戴弁俅俅或作頽

喬樅謹案玉篇人部俅下引詩云戴弁俅俅箋  
云恭慎也頁部又引詩作戴作頽此亦兼採毛  
韓二家異文也俅又作𦵯見毛詩釋文

自堂徂基自羊來牛

韓詩外傳三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  
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  
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  
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

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爲不及  
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  
九者乎夫泰山不讓礧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  
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  
乃因禮之期月四方方士相導而至矣詩曰自堂徂  
基自羊來牛言以內及外以小成大也

喬樅謹案來毛詩作徂又外傳文脫止存以小  
成大四字據說苑尊賢篇作言以內及外以小  
成大也今爲補之又爲士之欲造見者句本作  
爲便人欲造見者攷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

作士之今據改正下文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  
九字本皆脫去亦據文選注補入

酌

於錄王師遵養時晦

韓詩外傳三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甯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欲

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  
剗木爲舟剗木爲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  
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饒確  
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  
色故生不之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錄王  
師遵喪時晦

又曰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自養也  
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  
肌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時起居而遊  
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

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金錫也不沉於酒不貪於色非避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財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避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義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安矣詩曰於鎬王師遵養

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韓詩外傳五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甯如是而天道得夫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般

於繹思釋文

喬樅謹案釋文云毛詩無此句齊魯韓有之  
補韓詩外傳曰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尚書孔序正義

喬樅謹案據白虎通封禪篇引般詩於皇明周陟其高山爲周太平封泰山之証則知韓詩此傳當亦釋般詩爲周家封禪之事也又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云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與尚書正義引略同

韓詩遺說攷卷第五

五之三

福州陳詩祖學

男喬樅述

韓詩頌三

鵠頌

駒

有駒有駱

韓詩曰驥白馬黑髦也

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畜音義引同攷說文云驥青  
驥白鱗文如燭魚與爾雅云青驥驥合鱗鱗  
音義同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是也毛傳亦

用爾雅爲訓而釋文引韓詩及字林皆云驥白馬黑髦也攷爾雅云白馬黑鬛駱釋文引今人同衆家並作髦又引說文云白色馬黑毛尾也則白馬黑髦乃駱之毛色郝懿行以韓詩字林似因有駢有駱相涉而誤其說是也一曰爾雅釋文又引廣雅云白馬朱鬛曰駱疑韓詩以黑鬛者爲駢朱鬛者爲駱此誤也廣雅駱字乃駁之譌段氏玉裁據逸周書王會篇犬戎文馬赤鬛竊身目若黃金名吉黃之乘山海經海內北經同文說文作駁陸氏所引乃廣雅譌本宜訂

正之

以車繹繹

薛君韓詩章句曰繹繹盛貌

文選甘泉宮賦注

喬樅謹案城廟堂云薛君以此釋闕宮詩新廟  
繹繹也周禮隸僕注白氏六帖六十七皆引詩  
寢廟繹繹是繹繹卽奕奕之異文文選他卷與  
後漢書注皆作奕奕恐是順毛而改詩攷屬之  
載芟繹繹其達不得文選義喬樅謂城說非是  
諸所引詩作寢廟繹繹皆據魯詩文文選西都  
賦序注魯靈光殿賦注均引韓詩曰新廟奕奕

是韓詩文與毛同不作繹繹矣竊意薛君此語  
當是此篇以車繹繹之章句詩攷因載芟釋文  
云驛驛爾雅作繹繹謂韓詩亦同作繹故以薛  
君章句入載芟篇然釋文既引爾雅驛作繹若  
韓詩文同作繹繹陸氏當並引之據釋文不言  
韓詩字異則非彼詩章句可知又此篇以車繹  
繹釋文引崔本作驛而不及韓詩則韓詩之文  
與毛同又可知也今故綴之於此

以車祛祛

薛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

文選甘二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注所引薛君章句輯韓詩者多  
於逆大路執子之祛下引之非也當是此以車  
祛祛之注廣雅釋詁二祛去也正本韓詩毛傳  
云祛祛彊健也六經正誤云祛當作祓段氏玉  
裁曰古無從示之祓至集韻而後有之唐石經  
從衣作祛祛不誤胡承珙曰薛君以祛訓去謂  
駕車而去然與下斯徂義復竊謂祓本衣祓之  
名釋名祓掣也掣開也開張之以受臂屈申也  
廣雅祓閒也馬之閒張者彊健故毛以祛祛爲  
彊健猶上傳云腹榦肥張也喬樅謂上章以車

繹繹毛傳訓爲善走此章祛祛薛君訓去當爲疾驅之貌下文斯馬斯徂毛無傳箋云徂行也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王肅之語當卽據韓詩爲說然則以祛訓去固不嫌與徂義複矣至毛傳釋祛爲彊健此正用開張之義凡字之从去者多有開張義一切經音義四引埤若云咷張口頻伸也呂覽重言篇君咷而不鑒高誘注咷開也莊子將爲胠篋釋文引司馬注曰從旁開爲胠史記老莊申韓傳正義亦云胠開也漢書兒寬傳合祛於天地神

祇注引李奇曰祛開散也焉之善馳者必骨幹  
開張毛以彊健言之是狀其善馳之貌與韓詩  
義亦相成

思無邪

韓詩外傳三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  
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  
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  
自給於魚此明於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  
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  
思無邪此之謂也

泮水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韓詩外傳三〕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之夫民不知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

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瞻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决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生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

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  
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  
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  
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  
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  
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  
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  
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  
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喬樅謹案夫民不知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本

皆脫去不知二字今據說苑政理篇補之躬行  
不從句躬本譌作禹亦依說苑改正

又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  
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  
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  
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  
載色載笑匪伊教此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  
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  
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君舜  
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大體

也

又曰季孫子之治魯也眾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罪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子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吾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流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問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

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威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尼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又外傳八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問及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夫子夫子曰汝不問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篋則待笞大杖則逃

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  
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汝非王者之民邪殺王者之  
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  
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  
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之下似有禮  
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厯險致  
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  
甯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屈此羣醜

韓詩曰屈收也收歛得此衆聚釋文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訓同王肅云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歛此羣衆卽用韓詩以述毛義也鄭箋釋屈爲治蓋以屈爲漏之假借爾雅釋詁漏治也某氏引此詩漏此羣醜鄭君從魯詩之訓故與毛韓義異陳奂曰爾雅釋詁屈收聚也屈訓聚亦訓收轉相爲訓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

必取賢歛才焉或以德進或以言揚或以事舉  
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等  
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  
尊也注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  
尊以相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然則傳云  
屈收者卽取賢歛才之義云醜衆者亦卽郊人  
相旅之義毛韓解詩正與禮記脗合蓋此章未  
及伐淮夷之事鄭箋乃謂在泮宮謀治淮夷羣  
爲惡之人與毛韓不合陳氏稽古篇已辯及之

自求伊祐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祐

毛氏東南

韓詩曰易除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士喪禮四場去蹄注云今文𠂇作剔是狄𠂇古皆通用鄭君讀狄爲剔訓剔爲泊泊與除同義其說即本之韓詩也

猶彼淮夷

韓詩曰猶彼淮夷○薛君曰猶覩察之貌

文選齊安陸昭王碑

文注

喬樅謹案獮毛詩作慄傳云慄遠行貌釋文慄說文作𠀤音獮云闊也一曰廣大也今攷說文應下無引詩語蓋文脫佚耳𠀤字訓濶與毛傳

遠行義近是毛詩以憮爲慮之假借字又說文  
憮覺悟也詩云憮彼淮夷此文同毛詩而義則  
同韓詩又以獫爲憮之假借也說文又云  
豐讀若詩云獫彼淮夷之獫檢說文獫字無此  
訓獫彼之獫卽獫字之譌作獫者當爲齊詩之  
異文孟康漢書音義訓獫爲彊孟用齊詩音義  
所釋卽本齊故也韓詩釋獫爲覺悟疑字本作  
慮慮或爲擴形與獫相似因而致誤耳

閟宮有闕

補玉篇人部詩曰閟宮有洫洫清淨也或作閔

喬樅謹案毛詩閟宮有洫傳引孟仲子曰洫清淨也釋文不言毛詩或本作閔然則作閔者乃韓詩異文此顧氏兼採毛韓二家詩字也

實實枚枚

韓詩曰枚枚閒暇無人之貌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釋閟宮云閔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韓詩釋枚枚云閒暇無人之貌是亦必狀閟宮之常閉與毛傳意義同

植穉菽麥

韓詩曰植長稼也穉幼稼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先種曰植後種曰穉說文云  
植早種也從禾直聲穉幼禾也從禾犀聲許於  
穉不言後種者穉從犀聲犀者遲也已具後種  
之義故但云幼禾引申之爲凡幼穉者之稱植  
本有長義穉名穉親屬曰青徐人謂長婦曰植  
長禾苗先生者曰植取名於此也

建爾元子

韓詩曰元長也

玉篇

仲侯丁魯爲周室輔

漢書淮陽憲王傳王駿諭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爲周室輔

案此爲王駿引詩云云駿吉之子宜傳家學

不震不騰

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

文選甘泉宮賦注又二十二顏延年侍遊蒜山作詩

臣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訓同箋云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馬瑞辰曰震當讀如三川震之震騰當讀如百川沸騰之騰騰者騰之假借說文牒

水超涌也正與騰之訓秉同義正義云震騰以川喻是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瞻

〔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甯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三十八引韓詩外傳曰夫山萬人之所觀仰材用生焉寶藏植焉飛禽萃

焉走獸伏焉育羣物而不倦有似夫仁人志士  
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與今本外傳文異

遂荒大東

韓詩曰荒至也

釋文

喬樅謹案盧文弨云釋文引韓詩作荒若韓詩  
作荒則與毛鄭字無異何須別出此荒字有誤  
浦聲之疑韓詩作荒浦說是也毛傳云荒有也  
箋云荒奄也攷說文荒蕪也一曰草掩也鄭君  
訓荒爲奄奄猶掩也荒義訓蕪毛傳訓荒爲有  
蓋以荒爲撫之假借爾雅釋詁撫有也郭璞引

詩遂憮大東此據舊注魯詩之文韓詩以克訓  
至者說文亢水廣也廣有大義至亦大也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韓詩釋頌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

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文選兩都賦序注○又十一王延壽  
鵠賦光敷賦注○後漢書曹褒傳注

曹植承露盤銘序奕詩魯頌

孔乾且碩

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

文選四子講德論注

喬樅譯案薛注與毛傳訓同孔廣森曰韓說以

是詩爲奚斯作此與吉甫作誦其詩孔碩文義  
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有長如此篇者故以  
曼言之

韓詩遺說攷卷第五

五之四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頌四

商頌

韓詩薛君章句曰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

篇

後漢書曹褒傳注

韓詩曰宋襄公去奢卽儉

文選二張平子東賦注○又史記索隱

喬樅謹案史記宋世家云宋襄公之時修仁行  
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  
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司馬遷用魯詩然則魯

說與韓同矣

那

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微  
今扶風徵陌是也

御覽八  
十三

案那詩爲祀成湯見毛詩序韓說蓋與毛同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韓詩外傳八傳曰居處齊則色殊食飲齊則氣珍言  
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  
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元鳥

方命厥后奄有九域

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

文選三十五潘易  
冊魏公九錫文注

喬樅謹案九域毛詩作九有傳云九有九州也是有卽域之通假史記禮書人域是士君子也荀子城作有此域有古通之驗徐幹中論法象篇成湯不敢迨逕而奄有九域與韓詩字同知三家今文皆作九域也馬瑞辰曰域與有一聲之轉故通用有之言固亦分別區域之義洛書曰人皇始出分理九州爲九固段玉裁曰九固

卽毛詩之九有韓詩之九域域本或之異體或訓有故域亦訓有說文或邦也从口切文以守其一一地也或或从土作域段氏注曰或既從口從一矣又從土是爲後起之俗字然域字已見韓詩說文亦載之或已從一爲地而復加土爲域猶或已從口爲國又加口而爲國不得遂以國爲俗字也

大檣是承

〔韓詩〕大檣大祭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檣黍稷也檣與鋗同皆卽

餧之異體說文餧酒食也或從饗作餧或從米作餧周禮餧人掌凡祭祀共盛鄭衆注云餧人主炊官也春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蓋盛之米注云蓋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儀禮特牲饋食禮視餧燙於西堂下注云炊黍稷曰餧古文餧作榦周禮作餧然則榦卽指蓋盛而言謂黍稷稻粱之屬也馬瑞辰據周書糴匪解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孔晁注云有黍稷無稻梁大榦對中盛言則兼有稻粱詩疏謂祭之粢盛惟黍稷誤矣胡承珙曰韓詩以大榦

爲大祭鄭君改序文祀爲祫當卽本韓詩其說  
是也禘禮大於時祭祫禮又大於禘周禮言凡  
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  
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  
器量鄭注言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疏  
謂祭有大小齊有多少若祫祭備五齊禘祭備  
四齊時祭備一齊據此而推之則盞盛所用當  
亦有多寡之等差詩於此篇特以大祫言之明  
其爲祫祭之大事故韓詩釋大祫爲大祭所供  
也賈公彥周禮疏云鄭總言盞盛謂黍稷稻梁

之屬屬中兼有麥旅可盛以爲簠簋之實也賈  
義較孔爲精

長發

元王桓發

韓詩曰發明也

釋文

喬樅謹案簇毛詩作撥傳云撥治也文義並與  
韓異廣雅釋詁四發明也此用韓義論語述而不  
不悱不發皇侃疏云發發明也又爲政亦足以  
發皇侃疏云發發明義理也皆以發爲有明義  
率禮不越遂視既發

韓詩外傳三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爲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藩援我使我不爲非者吾以爲次勇猛強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又以爲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禮不越遂視旣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

百姓將何錫之哉

案今本外傳作率履誤此從詩攷引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韓詩外傳三〕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衆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况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已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

政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

又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去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共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至于湯齊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采韓詩外傳作至于湯躋

此誤也禮記孔子閒居引詩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遜聖敬日齊注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齊莊也鄭君禮注用齊詩讀湯齊之齊爲躋升訓日齊之齊爲齊莊是據齊詩故訓此詩正義引鄭君禮記注謂三家詩有讀爲躋者言三家所以別於毛氏非謂齊魯韓皆讀齊爲躋也說苑敬慎篇及雜言並引詩聖敬日躋與韓詩外傳同可知魯詩不以日齊訓爲齊莊矣文選閒居賦注引韓詩言湯聖敬之道上達于天此明訓日躋爲日升義與毛傳同外傳引詩至于

湯齊言古今一也又引以證先聖後聖其揆一  
也是均以齊爲齊一之義雖與毛傳言至湯與  
天心齊義異要其字皆不作躋或據詩攷謂今  
本外傳作湯齊者誤此攷之不審耳

湯降不遲聖敬曰躋

韓詩曰聖敬曰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

文選間居賦注

韓詩外傳三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子路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

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  
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  
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  
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守之  
以畏聰明府知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  
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蕡所師見  
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  
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  
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成

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  
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  
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  
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  
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  
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府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  
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  
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  
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  
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

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神鬼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祚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就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裔機謹案執贊所師見者十人本作所贊而師者十人今從御覽四百七十四所引外傳文又時進善者二句本皆無者字官朝舊譌作宮朝並依御覽所引增改又當此之時至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二十一字本皆脫佚亦據御覽補

之

文曰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濱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韓詩外傳八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惄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遜聖敬曰躋

又曰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損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

執贊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賓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  
曰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  
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  
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  
賞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  
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  
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  
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  
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  
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

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况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  
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  
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遜聖敬日躋

又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  
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  
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爲  
也求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  
遲聖敬曰躋

又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  
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

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  
於是廄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  
躋

爲下國啜流

**補**玉篇田部詩云下國啜流啜表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綴旒傳云綴表也旒章也箋  
云綴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是毛以綴爲啜之  
假借鄭則讀綴如字與毛傳義殊攷鄭君禮記  
注引詩作爲下國啜郵據齊詩之文與毛詩字  
異玉篇所載据韓詩之文又與齊詩字異啜綴

以音同通用郵旒流皆以聲近假借也

不競不練不剛不柔

〔韓詩外傳三〕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頽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爲貴詩曰不競不

練不剛不柔言當之爲貴也

又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汚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

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  
練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韓詩外傳五聖人養一性而御六氣持一命而節滋味  
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  
詩曰不競不練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又曰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  
往而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務有常聖也  
詩曰不競不練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敷政優優百祿是道

〔韓詩外傳三〕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

不征山林澤渠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留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道

武王載燐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韓詩外傳三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

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弄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子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燋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

其與至者必欺其氏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憎毒蜂蠻之人雖桀跖豈肯爲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莫若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邱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擢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過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案發毛詩作施今本韓詩外傳同此從詩攷訂正  
遇七詩作曷今本外傳亦作曷元藥本作遇今從  
之

喬樅謹案觀敵之變動句本皆脫去此語今據  
荀子議兵篇補入發字卽撥之消借說文土部  
城治也一曰雷土謂之拔詩曰武王載拔玉篇  
土部引詩同又重文撥與拔同徐鍇云拔今詩  
作伐案伐卽拔字與今施同六月篇白拔央央  
釋文云本文又作施一曰施與拔古今字殊又小  
戎篇眾厭有蕘玉篇重文作厭云與厭同本亦

作伐伐發古字通用噫嘻篇駿發爾私箋云發  
伐也可證說文云缶土謂之拔正周禮所云一  
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也然則說文所載拔  
字卽毛詩之古文玉篇所載塉字卽韓詩之異  
文今本外傳作斂則後人轉寫從毛改之耳

苞有三蘖

韓詩曰蘖絕也

釋文

喬樅謹案漢書貨殖傳山不堦蘖注云蘖堦斬  
之也堦斬卽斷絕之義毛傳云蘖餘也陳奂曰  
案餘讀爲杞夏餘之餘三蘖指韋顧昆吾三國

釋文引韓詩以葉爲絕韓毛訓異而意同漢書  
叙傳三枿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注曰詩云苞有  
三枿爾雅枿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枿生也喻魏  
齊韓皆滅而後起若髡木更生也然則劉以三  
枿喻魏齊韓三國正與詩義同葉枿一字也鄭  
箋說謂三葉爲三正之後或亦本三家詩正義  
述傳本鄭爲說恐非毛義

殷武

撻彼殷武

〔韓詩曰撻達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撻疾意也訓與韓異馬瑞辰曰  
按撻蓋勇武之貌爾雅釋言疾壯也廣雅釋詁  
壯健也疾與壯健義近傳訓疾者亦壯武之義  
說文遼古文撻段玉裁曰从虍者言有威也則  
撻字亦爲武貌正義以疾爲伐楚之疾失傳旨  
矣釋文引韓詩以撻爲達據鄭風挑達爲行疾  
之貌達亦疾也則毛韓之訓字異而義同也

勿孚禍適

韓詩曰適數也

釋文

喬樅謹案韓詩訓適爲數數猶責讓也蓋以適

爲謔之通假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後漢書樊平上疏曰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  
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  
然盛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韓詩  
文異

松柏丸丸

韓詩曰松柏丸丸。

薛君曰取松與柏文選長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丸丸易直也箋云取松柏易

直者是丸丸本訓爲易直李善文選注引韓詩  
薛君章句云云遂以取爲丸訓其義非是馬瑞  
辰曰按詩大雅皇矣松柏斯兌傳云兌易直也  
古音兌讀如脫脫丸一聲之轉故丸丸亦爲易  
直說文丸圓也傾側而轉者从反仄段玉裁曰  
易直謂滑易而條直又丸義之引申至文選長  
笛賦丸挺彫琢丸挺特節取詩詞薛君韓詩章  
句曰取松與柏乃總括下文是斷是遷等句而  
釋之與箋云取松柏易直者同義非訓丸丸爲  
取也李善注誤矣

旅楹有閑

薛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

文選魏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旅陳也箋以旅楹爲衆楹義與毛異文選左思魏都賦旅楹閑列李善注引薛君章句以閑爲大貌案太沖語蓋兼取毛鄭之義列卽陳也旅謂衆也詩正義曰箋不解閑義挺爲桷之長貌則閑爲楹之大貌王肅云桷楹以松柏爲之言無雕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今據文選注引薛君云云則韓詩正訓閑爲大王肅述毛之義實本於韓詩也

寢成孔安

曹植文曰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蓋高宗僖公嗣世之王諸侯之國猶著德于三頌騰聲于千載